

四部叢刊

潛研堂文集(二)

302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潛研堂文集

二

卷二十七至卷五十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嘉定錢大昕

題跋一

跋誠齋先生易傳

宋寶謨閣學士廬陵楊文節公易傳二十卷下筆于淳熙戊申八月脫藁于嘉泰甲子四月閱十有七年而成書既沒之後有稱其書於朝者敕降三省劄下吉州給筆札繕寫申進其子承議郎長孺具狀進之其說長於以史證經譚古今治亂安危賢姦消長之故反覆寓意有槩乎言之開首第一條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于

見善決于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姦故亾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亾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嗚呼南渡之君臣優柔寡斷有君子而不用有小人而不去朝綱不正國恥不雪日復一日而淪胥以亾識者謂惟剛健足以救之誠齋此傳其有所感而作與至於繫辭夫易何爲者也以下以意易其次第又輒補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凡二十三字於其孰能與于此哉之上此則朱儒師心之失不得曲爲之諱也

跋程氏周易古占法

沙隨程氏與朱文公同時其沒也文公稱其著書滿家
足以傳世今所傳者唯周易古占法二卷其下卷題云
古周易章句外編卽史所云易傳外編也宋史本傳云
嘗授經學於崑山王秣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今讀
此書稱玉泉先生者喻樗也又稱聞人茂德先生茂德
蓋其字而史失書名又此三人皆迴所受業者而史云
授經學於某某是誤仞爲迴之弟子矣杜預注左傳云
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沙隨卽寧陵之古名而傳云
應天府寧陵人家於沙隨豈不大可笑乎

跋周易本義咸淳本

曩有客讀朱文公本義畢謂予曰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注但云咸速恆久而不加一字得毋有脫句乎蒙無以應也今見咸淳乙丑九江吳革刊本乃是感速常久始歎本義之簡而明蓋感故速常故久俗本譌兩字而注文遂成附贅矣又雜卦遯遇也不作姤與唐石經岳倦翁本正同可證文公本義猶未誤或據流俗本以訾考亭豈其然乎

跋薛季宣書古文訓

薛季宣書古文自序以爲卽隸古定本然唐初諸儒未

有言及此本者陸元朗言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
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
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
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然則薛所傳者得非陸氏所稱
穿鑿改變之本乎鼂公武嘗得古文尙書刻石蜀中今
世亦無傳大約與薛本無異愚嘗謂孔壁古文增多二
十四篇與今篇目迥異就令薛所傳果卽隸古定書亦
是梅氏私定非眞安國本何可援以爲信耶

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

雙湖胡氏於易詩皆有誤述此書專宗朱氏集傳集傳

之外又采語錄諸說益之謂之附錄次采集諸儒說謂之纂疏閒出己意則加愚按以別之明永樂中脩五經大全其體例皆昉於此然雙湖於鄭風多兼取序說澤陂取漢氏說以有美一人指洩冶其論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作於魯文公時閼宮之新廟卽僖公廟也作泮宮克淮夷皆僖公實事非頌禱之詞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史之闕文幸有魯頌以補之同出一聖人之手何獨信春秋而疑魯頌皆自具識解非專阿徇紫陽者至經文爰其適歸爰下注家語作奚今本直改作奚婁豐年婁下注力注反今本直改作屢祇自底兮下引劉氏

曰當作痕與瘡同眉貧反今本無之然則今世所行集傳爲後人改竄者已不少矣又如注中匡衡之爲康衡本避庾諱今本亦改爲匡惟此尙存廬山真面目此書爲秦定丁卯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刊本有盱江揭祐民序予從寶山羅店朱氏假閱之

跋春秋左氏傳宋本

吳門黃氏購得宋槧左傳不全者兩本一爲大字本一爲小字巾箱本而小字者尤精妙其於昭廿年衛侯賜北宮喜析朱鉏諡一節注云皆死而賜諡傳終言之則兩本竝同乃知何義門所言之不妄然予終未敢以此

本爲可從者何也左氏文極精嚴一字不可增減常事不書非常則特書傳之恆例也卽以謚言之諸侯薨而臣子謚之常也傳於諸侯之謚皆隨文互見而未嘗特書惟楚成之謚曰靈不暝曰成乃暝以其非常而書惡商臣之悖逆也楚其之請爲靈若厲而子囊易之以其非常而書嘉子囊之達禮也大夫死而謚皆君所賜亦常也傳於大夫之謚皆隨文互見未嘗書其君賜某人謚曰某子者而於此特書是二百四十年未有之例也若果死而賜謚及墓田當云衛侯賜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以齊氏之墓田何須云賜謚曰某子耶或謂生而賜

謚是豫凶事傳何以不言非禮是又不然傳言非禮者皆事之近於禮者也若夫禮之甚者直書其事而非禮自見不待言也或謂杜注終言之死者人之終可爲死而賜謚之證此亦不然二臣雖生而賜謚未必卽在是年因納公從公事而牽連及之亦傳之常例耳相臺岳氏及淳熙種德堂本皆與王厚齋所見本同吾從眾可也

跋春秋辭露

鄭司農云古者書義爲誼儀爲義今攷中庸述孔子之言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是孔氏古文爲誼之證也董

生云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是漢初改諡爲義之證也董
生治公羊春秋故許叔重五經異義以公羊穀梁爲今
文說左氏爲古文說而說文解字訓詁云人所宜訓
義云已之威儀皆用古文說又說文之例稱春秋者皆
左氏經傳若公羊則別而出之許氏之尊古文如此後
之人乃舍說文而別求古文且詆說文爲秦篆甚矣其
惑也因讀董子書偶識之

又

第十六卷祭義篇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
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醴也机實黍也敦實稻也予謂尊

當爲遵机當爲机周禮遵人四遵以饗爲首醢人四豆以韭爲首尊酒器不可以盛遵實隸書遵或省彳因譌爲尊爾古者盛黍稷以簠簋古文簋作机今書爲机亦字形相涉而譌

跋范氏穀梁集解

范武子穀梁集解於先儒董仲舒京房劉向許慎何休杜預皆舉其姓名惟鄭康成稱君而不名范氏世習鄭學故也徐邈江熙徐乾鄭嗣四人與范同時曰邵曰秦曰雍曰凱則其子弟其稱先君者甯之父汪也序云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者謂升平

五年汪爲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爲庶人是年歲在辛酉於十二次爲大梁也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其卒當在簡文之世甯撰次集解宜在豫章免郡之後序云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從弟謂邵二子謂雍凱也攷隋書經籍志有徐邈穀梁傳十卷徐乾穀梁傳注十卷其餘諸家皆失傳賴范氏書得存其一二耳徐邈書楊氏作疏屢引之徐乾官給事郎亦見於隋志晉書范甯傳止載子泰一人楊疏所引長子泰字伯倫中子雍字仲倫少子凱字季倫當出於臧榮緒晉書也

跋儀禮集說

君善此書不顯於元明之世自納蘭氏刊入九經解而近儒多稱之其說好與康成立異而支離穿鑿似是而非吾友褚刑部寅亮有儀禮管見三卷攻之不遺餘力矣既夕篇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哭成踊者主人也敖氏以爲圉人與御者引雜記薦馬者哭踊證之按彼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行期已至孝子感之而哭踊是哭踊非薦馬者明矣主人不哭踊而圉人御者反哭踊揆諸禮節必非人情敖之疏謬如此乃譏鄭爲疵多醇少豈其然乎

禮記纂言

禮記本四十九篇此書止三十六篇者別大學中庸投壺奔喪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而出之而曲禮檀弓雜記不分上下也又別其類爲四曰通禮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也曰喪禮十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也曰祭禮四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也曰通論十二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也此書詮解詳贍勝於陳可大而明以來取士舍此用

彼者以經文少十篇而一篇之中前後移易於初學誦習不便也予家所藏則明崇禎二年兩淮巡鹽御史晉陽張養所刊有新城王象晉序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史記索隱云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自宋以來相傳之本篇第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闕者四篇重者一篇韓元吉云兩七十三晁公武云兩七十四實四十篇視小司馬所稱多二篇者唐以前無明堂篇後人從盛德篇析而二之而遷廟釁廟兩篇疑古本亦合爲一也小戴記經北海鄭氏表章得列十經之數而